

一起回清华参加百年校庆，一起回太原参加中学母校六十周年校庆。

2011年4月，我们一起回母校参加了百年校庆活动。说来很巧，2012年9月20号左右，我正在写这篇文稿，总觉得要是我俩在太原十中一张合影就好了，鬼使神差地就打开了山西省实验中学的网页，马上跳出庆祝山西省实验中学(原太原十中)建校六十周年活动的通知。再一看，还有一周就要开会了。我马上拨通

了王敬的电话，他跟我一样毫不犹豫地说，去！我们立即去买了火车票，并与母校取得了联系，自投罗网回母校参加了这次校庆活动，也为我这篇文稿增添了不少素材。

日子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进入古稀之年，我和王敬都在南京颐养天年。相信我和王敬的相似人生还要继续演绎下去，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2013年1月1日于南京

衷心感谢您——清华

○张 俭（1952—1953 航空）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由清华大学毕业的陶荣先生来汇文中学担任校长。当时我在汇文中学读初中三年级，在汇文中学暑期学园里，我听过陶校长的《新民主主义论》讲座。他的政治理论和信仰直接影响了我。在他的教育下，我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早期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50年代初，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高中时，看过一部关于苏联航空之父——汝科夫斯基的苏联电影，他对苏联航空事业的贡献深深感染了我，因此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我首选志愿

是航空专业。我幻想有一天我们自己设计的喷气式战机能保卫祖国的领空，幻想有一天能上太空探索月球。



1952年清华航院施工班同学在清华西门外合影。前排左起：王乐仪、刘正炎、解长胜、潘克瀛、程其善，中排左起：周薇、×××、张俭、吴成基，后排左起：常万俊、贾长敏、徐勉、阎雍贵、徐明华

□ 我与清华

1952年10月,《光明日报》登载了高考新生录取名单,我被录取在北京工业学院航空专业,我高兴极了!在当时的北京市蓝靛厂北京工业学院,我参加了北航首届新生开学典礼。后来被调入清华大学航空学院施工专业106班学习。

第一学期,在清华大学内有清华、北航、钢铁、石油、地质五个学院的学生于清华园里学习,有一万多名师生上课。上下课时,校园里人流如潮,很热闹!

在清华大礼堂,我们聆听政治报告,楼上楼下坐满了人,我在楼上速记老师的讲课内容。

在清华阶梯大教室,我们听高等数学和航空概论的老师讲课,在清华图书馆明灯下,我们如饥似渴,勤奋自习。在清华体育馆看羽毛球比赛,在游泳池练游泳,冬天在荒岛学滑冰。我还在水木清华池塘观赏过穿短裙的外国专家滑冰的风采。我忘不了钱伟长教务长和我们一起参加运动会跑步竞赛,更不会忘记马约翰教授帮助我找体育老师传授太极拳。我们跟解放军去十三陵爬山涉水打靶,过野营生活;晚上开文艺晚会,倾听山中奔腾的瀑布声。我也不会忘记在清华大饭厅聚餐时米粉肉的飘香,还有周末电影和舞会,我终身不忘的还有航空学院同学的珍贵友情!

一个周末,我突发急性阑尾炎,在团支书杜声桐和生活委员王干事的帮助下送我住进了清华校医院,由外科医生王大夫和助理医生为我切除了阑尾。我在病床上,协和医院退休的老护士帮助我每天排一次腹内的空气,缓解了我腹腔的疼痛。老同学秦文英等人来医院看望我,使我非常感激。几天后我出院,虽然腹部伤口隐

痛,我仍坚持上课了。同班王承哽、陈汴琨、李守正等同学常陪我一起去教室上课,这样总算跟上了班,没有掉队。

我在清华航院读书时,和老师同学共拍了六张生活照片,我珍藏至今,老师和同学的友情我终生难忘!

第二学年,我们清华航院施工专业又分了一次小班。我们从清华园搬入北航新校区上课了,我努力专心学习,成绩有所提高。1953年冬季,在北航新校区,我们参加了张行老师和夫人的婚礼,还留下一张珍贵的纪念照片。

突然有一天,学院通知我们去北京工业学院听高教部杨秀峰部长的报告,报告指示有几种社会关系的人员要调整院校。我因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被通知转学,而且说不许选择在北京和天津的学校,只许选武汉的华中工学院或杭州的浙江大学。

我在理智上接受组织上调动,但在思想感情上非常痛苦,我回到北京家中痛哭了一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失恋”!我热爱的航天事业无门了。好男儿志在四方,国家需要工业化,农业需要机械化,我搞工农业生产总可以了。

这时我想起了学院领导武光和沈元老师。于是我买了一本纪念册,首先拜访了武光院长,他很和蔼地接待了我,给我写下了宝贵的留言。我又拜访了沈元老师,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也给我写下宝贵的鼓励之言。做一个社会主义积极建设者,这就是我人生努力的方向。两位院领导的教导,就是我一生的座右铭。

团总支江智用报刊社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鼓励我: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发挥最大的光和热!团支部关鹏、李介水也在

的纪念册上写下宝贵意见，要我依靠组织依靠群众去努力锻炼自己。同学阎雍贵、陈定一、吴成基、王大威、叶树铮等同志都为我写下美好的祝愿，许兆祥还专门赠我一首诗《别前赠张俭》，鼓舞我努力学习进步。

在师长、同学的关怀鼓励下，我选择了武汉的华中工学院。离别前，我胸带航院校徽，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畔华表前留下一张纪念照片。

离别航院那一天，江智和秦文英送我到校门口。我将胸前佩带的航院校徽摘下交给了江智，毅然踏上了新的征途。这次选择去华中工学院乘同一列火车的同学有：陈耀明、颜祥、郭孔辉、冯肇华、周作伸、杨成康、张维伦、李正淮、刘希祎、陶福林、周荣仁、沈永煊、刘树邦、张俭，

共 14 人。选择去浙江大学的只有蔡宜其和程其善两位同学。

我们和北京工学院调整到华中工学院的六位同学组成了汽车系 320 班。我们在华中工学院汽车系学习了一年，在学生宿舍楼前我们拍过一张照片，这是来自航院同学的生活照，也算是有缘千里来相聚。

（见下图）

1955 年，高教部把华中工学院汽车系和上海交通大学内燃机系及济南的山东工学院自动车系合并，成为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后改名为吉林工业大学，现已合并入吉林大学。我们调整来长春的有二十几位同学。四年读了四个大学，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从武汉调到长春，从江南到严寒的东北，在生活和学习各方面又经受了一次锻炼和考验。



由北航调入华中工学院汽车系的同学，在华中工学院宿舍楼前合影。前排左起：周作伸、刘树邦、冯肇华、郭孔辉、周荣仁、颜祥，后排左起：陈耀明、张俭、杨成康、沈永煊、张维伦、李正淮